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梁

梁武帝

第六十三冊

卷之三

梁武帝御製集卷二

明 大倉張 溥閱

制

與羣臣論明堂制

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

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

文制

朱子异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右，个聽朔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帝又

日制

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

清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旣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内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

駁慈母服議制

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

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旣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

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

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

唱斷肉經竟制

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爲此三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

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了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云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諸有所舍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

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况日日餐
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于時
諸僧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爲疑。方成巨
弊。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
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
經爲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
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鷹云何反更噉他身
兌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
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冊

謚始興王冊

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勲，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謚曰忠武，魏而有靈，歆茲顯號。

三

一

璽書

賜左丞范鎮璽書

王亮仕齊義師至新林百官皆送誠欵
亮獨不遣高祖踐祚授侍中中書監元
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
自若詔廢爲庶人復下璽書詰鎮答

支離

而已

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
薄晚節諂事江祏爲吏部未協附梅蟲見茹法
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
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

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啟靡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貰其旣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

令

霸府去苛令

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間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彊微侵弱、斯人何辜、離

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
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
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滌刑濫役
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
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霸府禁奢令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漓恒由此作自
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
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

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
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
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
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
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
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
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
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
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